



历史是真实的记忆，或许温润，或许
犀利，有些——不应该被忘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编

「三联」忆旧



听慕乾、范用、任蕤子、贾祖璋、吴祖强、许觉民
等人还原三联书店有关的真实往事。

那些年月，那些人，那些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三联」忆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联”忆旧/范用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221 - 08902 - 1

I. ①不… II. ①袁…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文集 IV. ①K8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295 号

“三联”忆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编

策 划	陈 荣
特约编辑	钱 治
责任编辑	张良君 刘泽海 戴 俊
装帧设计	杜 宁 邹 刚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 16 开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8902 - 1
定 价	49.00 元

序

戴明贤

《三联贵阳联谊通讯》我是偶然见到的，但立刻成为我最喜爱的读物。因之而认识了它的编者袁伯康先生，虽然见面寥寥，却立刻成为我由衷钦佩的长者。

我与三联书店没有渊源关系。只是记得小时候就在父亲的书桌上见到过邹韬奋的《萍踪忆语》和《萍踪寄语》，父亲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办了一个了不起的生活书店。还有，好友李必雨送给我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日记簿，布面精装一厚本，每页下端都有一条名人格言，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记得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语录。中间多幅插页，都是抗日战争活动场景的单色照片，在当时算得上豪华版了。一九五五年前后，贵阳大十字开设了生活·读书·新知合并为“三联书店”的门市部。进书店浏览，觉得虽面积不大，书却丰富，有目不暇接之感，而且还在店员中见着两位原来在小书店服务的熟面孔。我在三联买的第一本书，是《黄河大合唱》的简谱总谱，柜台女士收款后递给我一枚风景木刻的精印书签，我觉得比那本书还珍贵。可惜三联书店没开多久就收了。其他民营书店也没了。废黜百家，独尊新华。买书只有进新华书店，它有就买，它没有就无处去买，倒也单纯省事。逛新华书店多年，逐渐认识了一些店员朋友，他们会为我找书、留书。后来见三联店友录，得知他们也多与三联有关系。

伯康先生编的这本通讯，虽以“三联”为刊名，内容却大大超乎这个范围，实际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刊物。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胡风

冤案中受难最深的作家所写回忆文字。胡风冤案发生前夕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我对文艺理论产生兴趣的时期,胡风、亦门(阿垅)的理论新印出版,都找来读。对冯雪峰和胡风很有好感,因为知道他们是鲁迅的学生。爱屋及乌,也喜欢上鲁藜的诗、路翎写朝鲜战场的小说。因此,反胡风运动的爆发,令我极度震惊。二十多年后,历史重写,从胡风复出的新闻报道到李辉及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胡案研究,一定要找来读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从《三联贵阳联谊通讯》上,能读到许多著名的当事人笔下的亲历亲见亲闻,以及有关周扬等人和文坛大事的回忆文字,我就立刻成了它的热心读者。它的“通讯”身份,让我们能够读到许多从别的报刊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

不久听说,这样一本厚重的刊物,竟然是袁伯康先生独力支撑的。当然,有几位热心朋友相帮,但只能是做些送印、校对、发送等具体事务,而组稿、通信联系、选编等最繁重的关键工作,无人可以代劳。这是建立在几十年情谊关系基础上的“个体劳动”。而且《通讯》的工作条件极差,连最起码的电脑打字也没有,直接把原稿送印刷厂,由他们打字,然后袁老再来看满篇错字和乱码的初校。就是这样的义务活,袁老坚持了十二年!这种精神令我由衷折服。而他本人又是那样谦和、诚恳,见着面或电话中总是一再的“谢谢!谢谢!”朋友闲谈中,我常说,他和他的《通讯》都是稀有的甚至独一无二的。

去年,他决定停办《通讯》,我们都大加反对,并且郑重其事地几次讨论如何让它存活下去。经费不是主要问题,助手也有几位志愿者,致命的是无人可以担起袁老组稿通联的工作,而这是《通讯》的生命线。袁老八十多岁了,哮喘病相当重,一年要住几次医院,委实难乎为继。而且,那一支阵容煌煌的作者群,也同样陆续老去了。几经谋划,终于不得不接受严酷的现实。

《通讯》无可挽回地终刊了,几个朋友又想,在它的四十八期、近五百万字中,有很多篇章已“逐渐超脱了‘联谊’范围,全方位面向社会,取得了钩沉和出新的双重效果”(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语),《通讯》发行量有限,读者面不广,如果任其湮没,不仅可惜,而且是大罪过。于是劝说袁老,从中精选了几十篇,编为一部书稿。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识货的行家,欣然接受了书稿,着手出版事宜。这个消息,令热

爱《通讯》的朋友们不胜雀跃。

欣然，伯康先生又接受朋友的劝说，动手“把自己为有关人事所写的长短文字搜集起来加以出版，作为自己的风雨人生的纪念”，这两本书中的文章同时，“个人经历部分似乎有助于历史文化的积淀，通过一些具体的有关人事，可以反映出进步文化事业当年在国统区进行开拓的艰难历程。三联书店的活动和信息部分，勾勒出中国出版界发展的脉络，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至于他的诗文旧作，虽然限于个人性质，但也有抹不掉的时代色彩。我相信这些文字记录今天对于有心人仍然会有他们所需要的参考价值，而伯康作为作者将受到同代人和后来人的感谢。”

上段引号中的话，都出自绿原先生为这本《远去的岁月》所写的小序。它完全适用于这一本《三联贵阳联谊通讯选集》。不仅完全道出了我作为“同代人”读者的心意，而且说得准确和全面，所以干脆照录。

我急切地盼望尽早看到《通讯》选本和《远去的岁月》的出版。其中的文字，大部分我都读过。每每想起它们，想起这些由老去的人们写出来的远去岁月中的种种人和事，心上就会浮出李白的一句诗：

“落日故人情。”

一派苍茫而绚丽的意境。

2010年9月28日

目 录

序	戴明贤 / 1
怀念书友家英	范 用 / 1
衡宇相望成梦忆	
——怀念一氓先生	范 用 / 4
他们舍身在黎明前	
——怀念烈士忆《文萃》	范 用 / 7
我与“阎王殿”	范 用 / 9
胡绳同志的一封珍贵来信	胡 绳 / 12
救国会、沈钧儒和生活书店	仲秋元 / 14
怀念熊蕴竹同志	曹健飞 / 26
萧莫先生	倪子明 / 28
小出版社的大影响	刘 川 / 31
可敬的韦老太	吴道弘 / 45
“七十周年”念阿桂	刘大明 / 47
黄宝珣大姐与耕耘出版社	王仿子 / 51
绀弩大兄	许觉民 / 56
萧军风貌	许觉民 / 58
在大酱园子里	萧 乾 / 60

- 不止于当出版商更要当出版家
——作家出版社恢复后的繁荣与我的“第一本书” 朱珩青 / 63
- 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记作家出版社的第一任副总编 朱珩青 / 67
- 梦里不知身是客
——忆一段难忘的往事和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沙 漠 / 68
- 珍藏的记忆
——怀念夏公(衍)忆及那难忘的年月中的的人和事 沙 漠 / 85
- 寂寞小巷 化 铁 / 97
-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化 铁 / 99
- 无弦琴 化 铁 / 100
- 感受胡风的“《神曲》” 何满子 / 103
- 抗战初期南京沦陷的悲剧史诗
——读阿垅《南京血祭》 何满子 / 104
- 六亿一人
——吕荧九十岁冥诞作 何满子 / 106
- 追怀大众书店旧事并及杜畏之 何满子 / 110
- 胡风与三十万言 绿 原 / 113
- 蒋路风范二三事 绿 原 / 117
- 路翎片段 绿 原 / 121
- 远去的岁月 绿 原 / 125
- 怀念邹荻帆老伯 刘若琴 / 126
- 诗人赵枫林 朱 健 / 130
- 新的聚会 新的分歧 黎 之 / 132
- 围绕“人道主义”“异化”的两次大批判 黎 之 / 148
- “务虚会上闷雷几声” 黎 之 / 162
- 周扬说“三十年代” 黎 之 / 171
- 周扬“回忆录”的有关材料 黎 之 / 194
- 缅怀楼适夷先生 顾征南 / 226
- 怀念满涛 顾征南 / 232

- 马克思·伦勃朗与阿垅
——1949年后关于文艺问题批判的“第一枪” 周正章 / 236
-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 贾植芳 / 248
-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 辉 / 252
- 风雨中花朵为果实而开
——读《胡风家书》随感 李 辉 / 256
- 巴金给了我们什么? 姜 弘 / 258
- 五四精神与游民文化
——致王元化先生信 姜 弘 / 265
- 老唱片引起往事回忆
——关于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的一段“传奇” 吴祖强 / 274
- 胡风在桂林 彭燕郊 / 279
- 胡风和茅盾 彭燕郊 / 283
- 绀弩和他的朋友 彭燕郊 / 286
- 胡风和绀弩 彭燕郊 / 290
- 两位哲人与一位儒宦的对话
——“汪辜会谈”一段鲜为人知的前奏 王恩重 / 295
- 被损害与被摧残的
——怀念路翎(《写给路翎》代序) 梅 志 / 300
- 不该忘却的往事 晓 风 / 303
- 忆吴奚如老人 周翼南 / 309
- 文安坊六号门前琐忆 罗 飞 / 313
- 面对胡风先生 彭小莲 / 318
- 骄傲的灵魂
——怀念王一平叔叔 彭小莲 / 320
- 《黄河》凝聚赤子心
——记《黄河大合唱》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严良堃 / 325
- 记忆中的星光 白 桦 / 331
-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感怀胡耀邦同志的治国理念 戴 煌 / 334

前尘影事忆廖公

——记廖承志与香港出版人的一次内部谈话 蓝 真 / 339

五十年从头细说

——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一段重要历史 蓝 真 / 343

一颗明亮的艺术之星

——崔永昌同志的艺术人生漫忆 汪德荣 / 348

“我还是我”，人格依然

——忆念施蛰存 黄伟经 / 354

关于“狗被气死”奇闻

吴仲华 / 360

巨鹰的新生

吴仲华 / 362

母性与妻性

顾 农 / 364

后 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 / 367

Wang shi

怀念书友家英

范 用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有几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筱乃、陈惋伯、田家英，思念之余，不免有寂寞之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我们称他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书有个范围，主要为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早就听说是延安有数的“秀才”之一。那时我在重庆，在《解放日报》读到 he 写的谈侯方域的杂文，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出之于年轻人之手。

我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杂，东翻西看，漫无边际，不问有用没有，“拾到篮里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永福堂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我可以不信你的，但应该知道你怎么说的，读书要独立思考。同一本书，见仁见智

随你，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独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恶心。不必担忧，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听听议论，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不过说话得算数。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是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一九二二年，我一九二三年，都在十五岁那年走进革命行列，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抗日战争八年，我多半在重庆，因此，同家英讲四川话，更加投合。有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大，得听他的。不是有句名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不一定都在官手里。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跟读书人过不去，总要在在这方面做文章。秦焚书坑儒，明清株连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谁家有几本书就会坐卧不宁，甚

至可能遭殃。书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根，难道教训还不够？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集清一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兴致勃勃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账簿，上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书店乃至书摊，不难觅得此类故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自得其乐。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已经有了千件。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遗余力，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函。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其一斑。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看上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萃》样本，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而家英弃世已经十四年，我不能送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一九六四年五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逢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四十四岁。

据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回忆：家英离世的前一天晚上对她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那天深夜戚本禹还打来电话，家英没接完，就把耳机摔在一旁，还盛怒难平地说：“他算什么东西！”

由此我回忆起大约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去家英处，闲谈中扯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气地告诉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众来信擅自转给地方有关组织，会使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家英把此事交给党小组，用他的话说，“要帮助戚本禹认识错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小爬虫后来充当“四人帮”迫害他的急先

锋。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报刊》“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应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由好心人代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

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

Wang shi

衡宇相望成梦忆

——怀念一氓先生

范 用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清晨，李一氓先生派人送来一张便笺：“仲淹左右书两卷奉缴衡宇相望有暇过我一谈知名不具即。”（原信无标点）

那时李老住在艺华胡同，后门开在北牌坊胡同，汽车可以出入，与我家相距只有几个门牌号，衡宇相望。

这天午睡后即去李老家，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归来才省悟，原来老人家担心我是否平安无事。那两天，外面像闹翻了天。我这个人向来怕去人多的地方，一如往常，坐在家里看书喝茶。而老人的关怀，至今想起来仍然深为感动。

李老有个不小的庭院，种了不少花草树木，有时候去，李老不是在松土浇水，就是在剪枝。我的小院里的竹子、美人蕉、爬墙虎、香椿树，也都是李

老让我移栽的，还画了图，教我如何把竹横埋，真是细心周到。

这两个院子连同胡同都早已不复存在，建起了高楼大厦。北京的胡同和院子，越来越少，总有那么一天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李老的书房、客厅、饭厅，给我的印象，用一句话来形容：都恰到好处。窗几明净不用说，室内的陈设，使用的家具，乃至书桌上的文房四宝，都有来历，都显出主人的文化涵养。李老在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从父亲那里接受的影响，爱整齐干净：“习惯于手拿一把鸡毛掸子，什么地方有灰尘，就掸除到什么地方。桌子上有点小摆设，也拿鸡毛掸子横比顺比，力求位置妥当，协调雅观。至于洒扫庭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家虽穷，却很整洁。如问我的父亲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要说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影响，只有这点有相当影响，至今我还是愿意花点功夫把前后左右弄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才心安理得。”

坐在李老的书房里，听他娓娓细谈，是一种享受。李老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苏区后担任过国家保卫局长，编过《红色中华报》。这才有后来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到达陕北以后，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皖南事变突围到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四人帮”迫害，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六年之久。至于字画、古董、版本，更有得谈的。真是“听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可谓人生快事。李老对我说：“你随时来，不用通报，按一下电铃进来。”就这样我在李老那里读到这么一部大“书”。

有一次，我随李老坐车回家，遇红灯。李老告诉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中央给了他一千块钱，买一辆二手货旧汽车，同时学好开车。车上坐什么人，还是放上个什么东西，不必问，送到完成任务就是。李老说，直到现在坐车遇到红灯，还会习惯性地用脚踩一下刹车。

我请李老写部回忆录。写下来，让后人知道。李老动笔写了，我成了第一个读者，每写完一章，我去取，或者他派人送来。这部回忆录即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模糊的荧屏》一书。

我还请求李老将文章、题跋编集交三联书店出版，先后印了两集：《一氓题跋》和《存在集》。李老去世后，又印了一本《存在集续编》。这三本书由我设计版式，正文用四号仿宋体竖排，行距疏朗，比较悦目。封面亦由我（叶雨）设计，用李老的印章组成，是我比较满意的经手出版的书。李老诗词《击楫集》，一九八七年亲自编完，到一九九五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有两件事我难以忘怀。

一是李老知道我在编潘汉年纪念集，特地抄了三首潘汉年的诗送来。

这三首诗原来发表于一九四三年淮北《拂晓报》。一首是《梦游玄武湖》：“紫金山下看清秋，鼙鼓声中访莫愁。断壁残垣增惆怅，丑奴示灭不堪游。”一首为《步前韵》：“栖霞夜雨秣陵秋，旧日山河故国愁。遥拜中山魂欲断，低头潜入白门游。”还有一首是《探海东同志病》：“劲绿成荫曲径幽，门前一道小溪流。沉疴不起经三载，髀肉重生已白头。”

二是主动给《读书》杂志写稿，以“一氓读书”栏目，先后寄来六篇稿子，即后来编印在《存在集续编》中的六篇“读书札记”。李老写这组文章，意在提倡一种文风，反对写文章“言必称希腊（马列）”，摘引马列词句，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作。

李老雅好词曲研究，所藏历代词别集、总集甚多，书房里有一排书架全是词集，尝手编《花间集校》，择宋、明、清善本，详参互校。所收藏的词集，后来全部捐献给公家，有一部分捐给杜甫草堂。又喜搜集古代木刻版画，传刻优秀作品，先后选印了《明陈洪绶水浒叶子》、明清《西湖十景》版画集，据康熙本《御制避暑山庄诗》，选其中三十六幅精美插图，编为《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一书。此外，还编印了一本《明清人游黄山记抄》，书前李老写的序文，论述黄山风景以及明清人的游记。这些书是线装本，古朴雅致，每出一种即见惠，如今成为我最珍贵的藏书。

李老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对收集、整理和出版古籍倾注了大量心血，将古籍整理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有一次去，见他手拿一卷刚收到的《大藏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就古籍整理，写过好几篇专论，从方针到书目、版本选择及校勘发表过精辟的意见。这几篇文章，都编印在他的文集中。

李老精于食事，尝著文谈谭家菜，谈京、沪、汉、港的四川馆子，连坐落何处都记得，对北京的川菜馆还专门做过调查。

最后，我要介绍李老谈广告的文字。他写过一篇题为《广告·文学·文明》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广告作家，可以看看前人那些广告，上至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下到清代末年的桂林轩，都实事求是，遣词命意，还相当文雅，绝无恶俗之气。”“现在许多广告，特别出版在电视、广播上的，殊嫌浅薄，从形象、声调、语言，都以刻意模仿东洋为能事。模仿得越像，越自鸣得意。偷懒，不动脑筋，人云亦云，只见东洋特色，何来中国特色？还有乱造词句，不知所云，无论哪个商品的外形和内涵都沾不上边，还是喋喋不休。还有不怕脸红，瞎吹‘誉满全球’，究竟是毁是誉？究竟是全球还是全球的零点三平方米？值得研究。”“实有必要搞个广告作家训练班，第一门课上《什么是中国》。第二课上《汉文广告写作大纲》，第一章叫“如何医治不通”，这一章最